

新華書局叢刊

正義的審訊

蘇聯審訊本日細菌犯案經過



新華書店發行

訊 審 的 義 正

通經案犯戰菌細本日訊審聯蘇

目錄

蘇聯國家檢察機關對日本細菌戰犯山田乙三等十二人的起訴書	一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案詳情	三
一 審訊各被告	
二 訊問證人	
三 蘇聯法醫學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四 蘇聯國家檢察官的發言	
五 辯護律師的發言與日本細菌戰犯們的最後申辯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案的判決書	四
馬耶夫斯基評伯力審判日本細菌戰犯案	五
正義的審訊（「人民日報」時評）	六
* * *	
蘇聯政府關於日本細菌戰犯問題給我國政府的照會	六
我國政府同意蘇聯政府提議審訊日本細菌戰犯的照會	七
「真理報」論懲辦日本戰犯	七
戰犯必須歸案法辦（「人民日報」社論）	七

審判細菌戰爭罪犯，爲人類安全而鬥爭（新華社社論）……………七

附 錄

日寇製造殺人細菌的舊地鞠家窰人民的控訴……………	八三
前日寇細菌工廠平房地區視察記（重崙 桂圓）……………	八六
地下殺人工廠——東京是細菌戰的中心（日·『赤旗報』）……………	八九
一個目擊者的控訴（蕭凡）……………	九一
日寇曾在我國散佈鼠疫毒菌……………	九四
日寇細菌部隊在北京製造毒菌的事實……………	九七

蘇聯國家檢察機關對日本細菌戰犯

山田乙三等十二人的起訴書

許多年來，帝國主義的日本是遠東侵略的主要溫床。

帝國主義日本的統治集團，在與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實行罪惡的同謀之後，策劃、發動並進行了反對愛好和平人民的侵略戰爭，以便與希特勒德國共同建立世界霸權。

這些侵略戰爭的目的是企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國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極端擴張主義的意圖，表現在通過武力吞併愛好和平的日本鄰國大片領土，以建立這樣的一個殖民國家上。

從決定日本政府領袖所作的一系列的公開聲明中，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集團的侵略慾望，達到了怎樣的程度。日本主要戰犯之一，日本侵略的軍國主義集團的「思想家」橋本欣五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發表以「大東亞帝國勢力範圍」為題的論文寫道：這個「勢力範圍」應包括下列數國：「日本、滿洲國、中國、蘇聯的遠東部分、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阿富汗、澳大利亞、新西蘭、夏威夷、菲律賓和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各島。」同樣，按照日本天皇的特別勅令而建立的直屬於日本首相的「總體戰研究所」，在它的計劃與草案中所規定的所謂「大東亞」版圖，也是這樣確定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其罪惡的侵略計劃中，認爲反蘇是主要任務。在日本軍閥的戰略計劃中，蘇聯經常是被列爲「第一個對象」。在日本居民中間廣泛地宣傳反蘇掠奪戰爭，完全受日本政府情報局所控制的一切日本新聞機構，特別從事這種販賣戰爭的宣傳。

日本統治集團在履行其犯罪計劃時，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動：一九三一年會製造「瀋陽事件」，日軍侵略滿洲並佔領滿洲；一九三七年，日軍侵略中國，製造了所謂「蘆溝橋事件」；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在哈桑湖地區進攻蘇聯，但被蘇軍擊潰；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友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哈爾新——葛爾河地區，但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軍隊擊潰；一九四一年末，日本軍國主義者將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希特勒德國站在一邊。

只有在蘇軍決定性地擊潰了日本的主要突擊力量——集中在滿洲的關東軍並引起日本向同盟國投降之後，日本的侵略才告結束。

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相聯繫的事件，已在東京的日本主要戰犯的國際審判中審查過。國際軍事法庭已充分證實：日本統治集團與希特勒德國一道策劃、發動並進行了侵略戰爭。日本多年中會積極地準備大規模的反蘇侵略戰爭。法庭確定日本在一九三八年於哈桑湖地區和一九三九年於哈爾新——葛爾河地區進行反蘇侵略戰爭的事實。法庭也同樣確認日本與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進入了旨在反對人類和平的犯罪同盟。

法庭也證實了日本大爲違反關於戰爭的法律與慣例。這表現在日本軍閥對戰俘和佔領區內自由居民的壓行和不通道的待遇上。

關於目前一案的調查，業已證實：在計劃與準備反對蘇聯及其他國家的侵略戰爭時，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會打算大規模利用、並且也部分地利用了犯罪的工具——細菌戰武器——來整批地滅絕人類。

組織特種部隊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

調查證實：在奪得滿洲後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即組織了細菌實驗所，並把這一實驗所包括在日本關東軍中。實驗所由石井四郎主持。石井四郎在日本以細菌戰思想家聞名，後任中將軍醫官。在該實驗室中研究利用急性傳染病細菌以進行攻勢細菌戰。

據前日軍少將軍醫被告川島清供稱：按照天皇裕仁的秘密勅令，日本參謀本部及陸軍省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就在滿洲設立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兩個極秘密機關。爲了保守秘密，其中一個在石井的實驗所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機關，即命名爲「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另一個則叫做「關東軍獸類傳染病試驗局」。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之後，這兩個機關即改名爲「第七百三十一號部隊」與「第一百號部隊」。上述石井四郎被任命爲第七百三十一號部隊長官，獸醫隊少將若松被任命爲第一百號部隊的長官。

這些部隊的工作人員是由細菌學專家和由受最著名的細菌學家所指導的科學與技術工作者組成。僅第七三一號部隊，即有三千人。這一事實證明了細菌部隊工作的規模。

日軍司令部發出頗大一筆款項來維持準備細菌戰武器的部隊。例如，一九三九年，即在離哈爾濱二十公里的平房車站地區，建立了一個擁有多個實驗所和辦公室的大軍事地區，供第七三一部隊居住。大批物資儲蓄起來，軍事區周圍劃爲禁區，以嚴守秘密。該部隊在安達站設有自己的飛機場和特別試驗場。第一百號部隊在長春以南十哩的孟家屯地區，也有廣大房舍、特別裝備及大片土地，供其使用。

七三一部隊與一百號部隊下面轄有許多支隊。這些支隊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在戰爭中實際應用兩部隊所製造的細菌武器。細菌部隊及支隊直屬日本關東軍總司令管轄。

除證人的證言與被告的口供外，此事並爲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發佈、而於一九四五年在滿洲爲蘇軍繳獲的有組織與調動七三一部隊的四個新支隊的命令所證實。

繼梅津美治郎任關東軍司令，現爲本案被告之一的山田乙三將軍，也在其口供中證實細菌部隊曾由他直接統率。

山田在描寫第七三一部隊的特性時供稱：「……組織七三一部隊的目的，在於準備主要是對付蘇聯而又兼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細菌戰爭。」根據山田的口供，日本也曾進行對其他國家的細菌戰爭的準備。山田並供稱，第一百號部隊的工作是製造細菌戰爭所用的細菌武器。此外，第一百號部隊「並奉令進行破壞行爲，以富於傳染性的細菌投入牧場和蓄水池。在這方面，第一百號部隊在其工作中，與關東軍司令部諜報處有密切聯繫……。」

前日本關東軍獸醫隊長、獸醫隊中將被告高橋巴供稱：「獸類流行病部隊」的任務，是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爭和破壞活動。這些部隊及它們的支隊，有計劃地進行細菌學研究，意圖找出可以作爲細菌武器的各種最有效的細菌，並找出大規模繁殖它們的方法以及利用它滅絕大批人類和傳染牲畜、莊稼，造成經濟損害的技術。

七三一部隊有八個處。其中只有一個處（第三處）處理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事宜。但是第三處的工廠也製造名叫「石井式炸彈」的細菌彈的彈殼。這些炸彈是用來由飛機上散擲染有鼠疫的跳蚤的。七三一部隊的其他各處，全是在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事宜。

初步調查的材料證實，第一處專門爲了細菌戰目的而研究和培育鼠疫、霍亂、壞疽病、炭疽熱病、傷寒及副傷寒與其他疾病的病菌，以便在細菌戰中利用這些病菌。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被用來實驗的，不僅有動物而且還有活人。爲了這一目的，還組織一個內部監獄，以便拘留三百到四百人。

第二處——所謂實驗處，在試驗場上並在戰鬥情況中試驗細菌武器。第二處統轄着特種航空隊；航空隊擁有裝着儀器的飛機並在安達站有機場。該處下轄專門培育與繁殖用於傳播鼠疫的科。第二處製造散播細菌的特種武器：自來水筆式和手杖式的投擲器，瓷瓦器炸彈等。從在日軍檔案中找出的破壞小組的裝備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採用自來水筆式投擲器作為標準裝備。

這些處中有一處叫做「教育處」。該處為日軍戰鬥部隊和破壞小組訓練知道如何使用細菌戰武器的專門幹部。

為了大量準備足夠進行細菌戰所需的細菌，七三一部隊設有生產（第四）處。正如該處處長被告川島所說一樣，該處成為大規模生產各種細菌的「工廠」。該處配裝有效力宏大的儀器，分為兩科，各科均能獨立製造細菌。第一科有下列主要裝備：四具準備細菌培養液的鍋爐，每具均有製造一噸培養液的生產能力，十四具對培養液加以消毒的熱壓器，每具長三公尺，直徑一公尺半。這樣的熱壓器共有三十具。七三一部隊長官石井發明特別培養器。第一科有兩個冷卻培養液的房間。每間可同時容納多達一百個培養器。這一科總共有五個整溫器，總共可容六百二十個石井式培養器。第二科有兩個鍋爐，每個容量為二噸，八個熱壓器，每個可容六十具培養器和其他裝備。該處並有保存製成「產品」的特別冷藏器。

根據有關七三一部隊培養細菌，主要設備的生產能力的現有材料，專家們已發現在一個生產週期（為時僅數日），僅七三一部隊的上述裝備即能生產不下三萬萬億微生物。專家們強調指出，考慮到生產的期限，應該認為這一細菌產量是非常大的。

這種巨大的生產量使七三一部隊與第一百號部隊用公分來計算他們製造出的細菌團。這說明了報告們在口供中為什麼談到用公分來計算細菌數量。此外，還關涉到直接從培養液浮面上取出的乳狀稀薄細菌團的重量。

因此，在說明七三一部隊的生產能力時，被告川島供稱：「根據它現有的設備和生產能力，生產處每月能製造鼠疫細菌三百公分。」

另一被告唐澤提出同樣的口供：「準備細菌的一處的生產能力，能提高到月製鼠疫細菌三百公分，假如一切設備均被開動的話。」

有如調查所證明和專家們所證實的，所有這些大批的病菌（其中包括鼠疫、霍亂、傷寒及其他病菌）都是爲了生產細菌武器，以大規模屠殺人民的。

在七三一部隊和其支隊中也進行着大規模的培養跳蚤而且將細菌傳染給它們的工作。老鼠和其他啮齒類的動物不僅受到細菌部隊人員的培養，而且還受到關東軍正規部隊爲從事大規模屠殺人民的目的所派遣的特種部隊的培養，這些動物是被用來培養跳蚤和傳染病的。關於跳蚤培養的規模從七三一部隊中存有四千五百具孵育器這點，就可得到說明，這些孵育器是以啮齒動物來培養跳蚤的。像被告們所供認的這些孵育器的效能，可在一個短時間內製出數公斤染了鼠疫的跳蚤，據專家估計，這數目相當於數千萬個跳蚤，這些跳蚤都專門作爲細菌武器之用。

據證人森田提出的證據，培養和繁殖跳蚤的規模，從下述事實中也可得到證明：即僅在海拉爾的第五四三號支隊中，一九四五年夏季一次就繁殖了近一萬三千隻老鼠。

初步的調查證實，日本細菌戰部隊在華中及華南曾進行了類似的細菌戰準備工作。它們的暗號是「波」「榮」，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間，這些部隊是由被告少將軍醫官佐藤統率的。

據被告佐藤親自供認，「榮」部隊擁有巨大培養和繁殖細菌進行細菌戰的能力。

據被告山田的供詞，日本陸軍「批准了並在軍備單上列入了使用細菌武器的三項主要方法：從空中散佈細菌，投擲細菌彈，最後是使用暗中破壞的方法。」

根據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專門裝備的飛機、專門訓練的軍事部隊及破壞活動組，要在敵人

的前綫和後方散佈大量致命的細菌，如像鼠疫、霍亂、猩紅熱、鼻疽、炭疽熱及其他烈性的傳染病，以各種可能的辦法在居民區、貯水池、水井、穀物和牲畜中散播細菌。

日本帝國主義者蓄意採用迅速散播致死的細菌這種手段，他們在他們卑鄙的計劃中規定向軍隊和向和平居民散佈鼠疫、霍亂等等傳染病，根據他們的計劃，這種傳染病必須造成可怖的瘟疫流行並且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慘死。他們準備運用這種對交戰國和中立國的和平居民都有極大危險的慘無人道的武器。

對活人的罪惡實驗

測驗細菌武器的效果的主要方法，就是有系統地和大規模地對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的實驗。

這種罪惡的實驗曾經施之於那些被日本憲兵機關確定要刑訊致死的中國愛國分子、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抵抗運動的參加者以及蘇聯公民。

根據調查所證明：日本細菌部隊人員在日本關東軍司令的認可和同意之下，曾經採用罪惡的實驗來殘殺人民。

被告山田承認，他曾經准許用活人作實驗。山田供認：「我……准許作這種實驗，因而就實際上批准了強力消滅那些被關東憲兵機關和我屬下的日本軍事機關送去作實驗的中國人、俄國人……」

作爲證人而受訊的古市提供了關於對人傳染傷寒症的實驗的證言。他供稱：「……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我奉第一處處長田部井之命第一次參加對七三一部隊的監獄所拘禁的人傳染傷寒症的實驗。我預備了一公升的甜水，我在其中投以傷寒菌。然後我用水把這杯甜水沖開，分給約五十名中

國犯人喝，就我所記得的他們是戰俘，其中若干人先前會受過預防傷寒的注射。

被告川島清在被訊關於第七三一部隊第一處的活動時供稱：「七三一部隊會用活人廣泛地進行實驗，以測驗各種致死細菌的作用。被日本反諜機關確定處死的關在監獄裏的中國愛國分子和俄國人就是這種實驗的材料。七三一部隊設有監禁犯人特別的監獄，要受實驗的犯人在這種監獄被嚴密管制和隔絕；爲了要掩飾這種陰謀，七三一部隊的官兵把經受這種實驗的人稱爲「木材」。」

在接近戰線的戰地，這種對活人的慘無人道的實驗也在具有特別設備的靶場上進行。先把犯人綁在靶場的鐵柱上，然後在它們身上實驗各種細菌彈的效果。

被告唐澤供稱：「當用活人在戰地狀況下實驗細菌效果時，我有兩次會親自在靶場上。第一次我在靶場上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當時有十個人被押來，他們被綁在事先栽就的柱子上，彼此相隔五米。然後用電在五十米之外爆發爆裂彈。結果，受實驗的幾個人被炸彈碎片炸傷，事後我知道，他們同時也受到炭疽熱的傳染，因爲炸彈裏裝有炭疽熱病菌。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春季，當時有十個人被押來，他們和第一次一樣被綁在柱子上。然後在距離那些受實驗的人約十米的地方爆發裝有鼠疫細菌的炸彈。」

另一個參加在安達站附近的靶場上作這種罪惡實驗的被告西豐彥供稱：「一九四五年一月間，當時我在安達站七三一部隊的靶場上，我目擊七三一部隊第二處處長井狩中校會同該處科學人員二十木對十個中國戰俘傳染瓦斯壞疽症的實驗。這十個中國戰俘都綁在相隔十米至二十米的柱子上，然後用電爆發炸彈，結果，他們都被爆裂彈炸傷，都受瓦斯壞疽病的傳染，一星期後，他們全都異常悲慘地死去。」被置死的人的屍體在監獄附近七三一部隊所設置的特別火葬爐中焚毀。本案中所訊問的證人和被告們供認了關於被當作「實驗材料」而帶進七三一部隊特別監獄密室的所有的人所受到的慘無人道的刑訊、暴行和侮辱。

證人倉狩供稱：「在每一層樓都有若干實驗室，中間有幾個小房間，關着要受實驗的人，小隊長田坂少校對我說，這些人在七三一部隊裏叫做「木材」，我記得很清楚，關在這些監房裏的除了中國人外，還有俄國人。在一個監房裏，我看見一個中國婦女。關在監房裏的人都上着腳鍊。有三個人沒有手指，另外還有一些人只有手指的骨頭。芳村向我解釋，這是對他們實驗凍傷的結果。」

作偽證人而受訊的前日本集中營副主任山岸供認：「我不記得那些解到七三一部隊而被弄死的每個人的名字。現在我只記得這幾個名字。蘇軍兵士吉姆琴科。他一概拒絕供出關於蘇軍的任何情報。在我准許之下，曾對他施以強制手段。偵查官對他用刑，綁住他的手和腳吊在標上。然而吉姆琴科一句話也不招。我於是決定處死他，因此把他送到七三一部隊去。」

被告川島供稱：「如果犯人儘管受到致死的細菌的傳染而仍然痊癒，他們還免不了要受一再的實驗，一直繼續到他因傳染細菌而死。受傳染的人被當作各種治療的研究品，他們還是進平常的飯食，在他們完全痊癒之後，他們就被跟着用來作關於傳染另一種細菌的實驗。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從這個死亡工廠裏生還。」

日本警察機關和滿洲日本軍事當局奉命在與七三一部隊長官取得同意之下，把被囚禁的中國人和蘇聯公民送到七三一部隊裏去，用作所謂「調查」的「特殊材料」。爲了掩飾這種陰謀，憲兵官方文件中給它取個特別名稱，稱爲「特別運送品」。

證人前「滿洲國」陸軍憲兵隊日本顧問立花武夫供稱：「我管轄下的憲兵署特務處所審訊的一種人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些人當中有極端仇視日本在滿洲當局的游擊隊員們。法庭並不對這些被捕的人開庭審判，因爲我們把他們送給七三一細菌部隊加以消滅。」另一證人前哈爾濱日本憲兵負責人的副官木村在審訊時供認：當七三一部隊長石井與哈爾濱憲兵署署長春日芳談話的時候，他也在

場，石井曾表示相信將來他和過去一樣繼續得到被逮捕的人作「試驗」。

蘇聯軍隊從滿洲的日本檔案中所繳獲的日本憲兵署的官方文件證實：自從一九三九年，就有所謂「特別運送」俘虜的事。特別是關東軍憲兵司令城倉少將關於一九三九年將三十名俘虜「特別運送」至石井部隊去的第二二四號命令。

被告川島清的供狀，表明了大規模消滅俘虜的事實：

「每年有五百到六百俘虜被帶到七三一部隊，我見過七三一部隊的第一處人員如何從憲兵隊那裏一羣一羣地收到這些人。」「根據我在該部隊工作所了解的情報，我可以說，由於實驗，每年幾不下六百人死於七三一部隊。」「在七三一部隊駐紮於平房（譯音）東站的五年期間，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由於通過這個殺人工廠的致命細菌的傳染而殺害的不下三千人。在一九四〇年前，被消滅的人數我不知道。」

在一百號部隊中也犯有類似的罪行，該部隊第二處第六科專門用活人作實驗。

該部隊的實驗室工作者煙木秋露陳述該部隊的活動時稱：「關東軍一百號部隊號稱牲畜傳染病部隊，但實際上它是細菌部隊，因為它傳播和散佈鼻疽、炭疽熱及助長牲畜傳染病的畜類瘟疫細菌。一百號部隊中以對於家畜和活人的實驗來試驗細菌的性能，因此該部隊有馬匹、乳牛及其他動物，而且也有隔離起來的活人，因為我親自看見過，我才知道有活人。」

另一個在一百號部隊中當過獸醫的證人福積供認：「一百號部隊因為是一個實驗部隊，它的人員有科學工作者、細菌學家、化學家、獸醫及農業學家。這個部隊中所進行的全部工作的目的是準備多樣性的對蘇細菌戰爭。這個部隊的本部及其分隊都從事科學研究，尋求為大批毀滅獸類和人類而大規模使用細菌和烈性毒藥的方法。」「爲了確定這些毒藥性能的效果，就以動物和活人進行實驗。」

在一百號部隊任職的被告三友供稱，他親自用俘虜作非人性的實驗，殺死許多俘虜。

三友供稱：「有下面的一個例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兩個星期當中，對一個俄國人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他的身體已經很消瘦，松井指示用注射鹽化鉀的方法把這個俄國人殺死。俄國人在注射後立即死亡，我是在軍人禁閉室進行注射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憲兵當着我面前在牲畜掩埋場槍斃了兩名俄國人，這兩個人就埋在那裏。他們是按照中島中尉的指示槍斃的，槍斃他們是因爲鑑於他們的瘦弱，和不適於作進一步實驗，而不能再拿他們進行實驗的緣故。」

除了以鼠疫和其他烈性傳染病進行傳染俘虜的罪惡實驗之外，七三一部隊廣泛進行冰凍活人四肢的非人性實驗，強迫俘虜把他們的手和腳放在特製的冰箱裏，直到四肢凍傷爲止。

證人古市供稱：「成羣的俄國人、中國人及蒙古人，數目從兩個人到十六個人不等，上了腳鐐，被帶到露天裏，用武器威脅他們，強迫他們把光着的手（有時一隻手，有時兩隻手）放進水桶裏，然後逼着他們把顯著的手露着，凍十分鐘到兩小時不等，看天氣的溫度而定，到他們被凍壞了的時候，再帶回監獄的實驗室。」

這些罪惡的實驗大都以受這種實驗的人的四肢爛掉和死亡來結束。這些實驗的目的是在計劃中的對蘇軍事行動期間，尋求防止四肢凍壞的辦法。

對中國戰爭中細菌武器的使用

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準備大規模的細菌戰，同時在他們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已經在一九四〇年部分地使用細菌武器。

在一九四〇年夏天，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將軍率領的特別細菌派遣隊會被派至華中戰區。在寧波地區，七三一部隊的飛機利用跳蚤傳播鼠疫設備到敵大地區，那裏因此發生了流行性鼠疫。

被告唐澤關於上述派遣隊的組織情況供認：「在一九四〇年的下半年，我從我的直接上司鈴木少校那裏得到準備七十公斤傷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亂菌的命令。鈴木少校向我解釋這樣作的原因說，他奉部隊長石井將軍的命令製造細菌。石井當時正準備佈置該部隊的特別派遣隊使用細菌對中國軍隊作戰，我執行了這項命令。同時因爲第二處的人員告訴我，我知道第二處爲石井將軍的派遣隊培養了五公斤跳蚤，作爲鼠疫的散佈者散佈這種傳染病。在一九四〇年九月，石井將軍會與該部隊一批軍官同去漢口，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返回。與石井將軍同往漢口的軍官們返回部隊時說，利用跳蚤散佈傳染病產生了積極效果。由於跳蚤的散佈，發生了流行性傳染病。參加這個派遣隊的野崎少校把一份中文報紙指給我作爲證明，那張報紙登載着一篇論文說，黑死病在寧波城區發生。論文作者繼而達到了正確的結論：日本人對此次鼠疫的發生是要負責任的，因爲目擊者會看見日本飛機在還魂地區盤旋並且低空投下一些東西。我親自讀過上面這篇文章。」

被告西豐彥會親自看到過描寫在七三一部隊中，與中國軍隊作戰的日本細菌部隊之活動的秘密新聞片，他供稱：「銀幕出現了下面這幾個鏡頭，有些特殊的器皿繫在飛機上，上有說明書稱：內有帶着鼠疫病菌的跳蚤。鏡頭是飛機在敵方上空飛行時攝下的，可以看見地面上中國軍隊某些運動和一片居民區。」西豐彥繼而供稱：銀幕上映出真正的細菌進攻和任務完成的情形：「飛機回到機場，接着是「任務達成」的字樣。石井從飛機上下來，下一個標題是「結果」。銀幕顯出中國報紙及其日文譯文。中國報紙上寫着嚴重的、傳染性的鼠疫突然在寧波地區發生。」

除被告唐澤和西豐彥的上述供狀外，在日本關東軍檔案中所發現的文件證實了往華中戰區運送特別派遣隊的事實。特別是發現了前日本陸軍司令梅津大將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兵字第六百五十九號命令；他命令關東軍鐵路部隊司令將七三一部隊之一隊人員和特種機密的貨物運至華中。

此外還搜獲關東軍一七八鐵道部隊長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所發出的關於執行上述命令的命

令。這個命令強調這次運輸的特別秘密，因此建議不要把它列入班次，並且指出平房、哈爾濱、瀋陽、上海、固安和天津的運輸路線。

一九四一年，七三一部隊遠征華中的常德地區。在這次遠征中，日機在該地區散放傳染性鼠疫的跳蚤。

一九四二年，當日軍從華中某激戰地區撤退時，七三一部隊又組織了一次遠征。

被告唐澤對於準備此次遠征一事供稱：「在石井將軍統率下的對中國軍隊的遠征，是在一九四二年年中進行的。在鈴木少校命令之下，我在此次遠征之前監督準備了一百三十公斤的副傷寒和炭疽熱的細菌。據我所悉，在此次遠征中也使用了作為傳染病媒介的跳蚤。石井將軍及其部隊開往華中從事遠征，當時的華中日軍正在撤退。這一遠征派遣隊的人員利用軍隊的撤退，便在棄守的地區散佈細菌，旨在使前進的中國軍隊染上傳染病。」

另一個被告川島清完全證實了唐澤的供詞：「一九四二年七月，在進行初步準備之後，派遣隊即分成數隊赴華中……」這一次的細菌武器是在陸上使用的，這一個地區被按照秘密破壞活動的原則，散佈了病菌，「前進的中國軍隊進入傳染區而且受到細菌武器的打擊」。

正如證人日本第三十軍軍部情報處處長高雪的證據所證明的一樣，細菌部隊「A」隊的隊員也參加了此次活動。

加緊準備對蘇的細菌戰

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對蘇發動背信棄義的進攻之後，那些正在等待時機來參加對蘇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積極地在滿洲組織和準備細菌部隊及其支隊，以便發動細菌戰爭。

按照「關東軍計劃」（即一九四一年夏季採取的部署日本關東軍以進攻蘇聯的計劃），七三一